

走过千山还是铅山

辛弃疾的人生归处

在人生最失意之时，辛弃疾来到江西上饶铅山。走过千山，早已识尽愁滋味的他在这里找到了人生归处。他将一腔豪迈与刻骨柔情，融入山水草木之间，留下两百余首传诵千古的词作，治愈了后世无数失意之人。

铅山信江江畔，辛弃疾仗剑持卷的高大雕塑屹立于此，北望中原。800余年过去，曾经的铁血传奇和千古风流早已化为不朽词魂，在岁月的河流中澎湃高歌。

本报记者赖星

提起辛弃疾你会想到什么？是他跨马拔剑，于万军之中擒拿叛将的豪气干云；还是提笔落墨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侠骨柔情？

自少年时起，辛弃疾便将驰骋疆场光复旧土作为毕生的追求，然而自22岁奉表南归后，他再也没能回到中原。在人生最失意之时，他来到江西上饶(yá)山。走过千山，早已识尽愁滋味的辛弃疾在这里找到了人生归处，他将一腔豪迈与刻骨柔情，融入山水草木之间，留下两百余首传诵千古的词作，治愈了后世无数失意之人。

“人影不随流水去，醉颜重带少年来”，辛弃疾仗剑持卷的高大雕塑屹立铅山信江江畔，北望中原。800余年过去，曾经的铁血传奇和千古风流早已化为不朽词魂，在岁月的河流中澎湃高歌。

缘起：“问如此青山，定重来否”

春天已经到来。

“春入平原荠菜花，新耕雨后落群鸦。”今年的春景似乎和辛弃疾800多年前看到的并无不同，从铅山县城向稼轩乡出发，道路两旁是成片开放的油菜花，还有农人在田间备耕，远处青山连绵，胜过墨色晕染。“青山意气峥嵘，似为我归来妩媚生。”辛弃疾正是寄情于此地的山水草木，得以疗愈人生苦旅。

铅山地处武夷山脉北麓，南唐保大十一年(953年)置县。因永平镇西四里有铅山，遂以山名县。稼轩乡原名“八都乡”，因辛弃疾晚年居住于此，上世纪80年代改称现名。当地的瓢泉、期思渡、斩马桥、秋水堂等辛公遗迹，见证了代词人人生最后的时光，而路边的“旧时茅店”早已变成一栋栋民居民宿。

瓢泉，是辛弃疾心心念念之地，也是他晚年的归宿之所。

约半小时车程后，我们在蒋家峒的一条公路旁下车。在铅山县本地作家丁智的带领下，一行人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小径步行，约百米后瓢泉映入眼帘。在林木葱茏的石岩之下，有一潭清泉荡漾在如瓢状的天然石凹处，泉水清澈见底，倒映着一尘不染的蓝天。双手掬起一捧清泉，仿佛能跨越时空与辛弃疾共饮。

“辛弃疾人如此泉，柔情寓刚烈之中，剑胆藏琴心之里。”丁智长期致力于铅山历史文化研究工作，对境内的历史名人、文化典故很是熟悉。

瓢泉边立了一块石碑，上书“瓢泉”二字，碑上还镌刻着辛弃疾所作《洞仙歌》，记载了他寻得瓢泉的经历。他认为，“人生行乐耳，身后虚名，何似生前一杯酒”，不如就在此地结庐，“待学渊明，更手种、门前五柳”。

遇见瓢泉后，辛弃疾爱不释归。临别时，父老乡亲问他，这里有如此美好的风景，你一定会重游此地吧？

果然，辛弃疾两年后再访故地。他将泉名由“周氏泉”改为“瓢泉”，村改名“期思村”，并在泉边着手兴建别墅。

“瓢泉别墅的营建长达十数年，开始只是简易的茅屋，之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，经过长时间的修建，才慢慢形成规模。”上饶师范学院汲军和吴长庚两位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辛弃疾的研究，他们发现，瓢泉的建筑分布在近两平方公里左右的山水田园中，其中不仅有大量的亭台建筑，还有数百亩耕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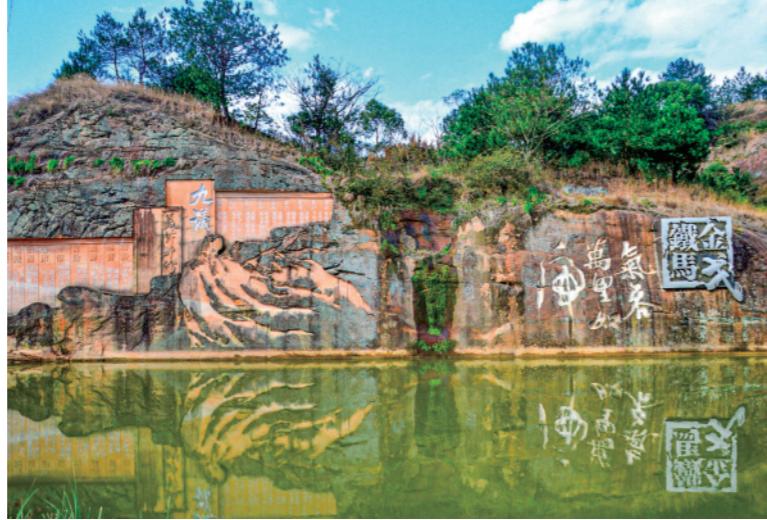
在瓢泉，辛弃疾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。据广铭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的统计，辛弃疾存世的626首词中，有近三分之一是在瓢泉时所作。他写山水景物，“疏蝉响涩林逾静，冷蝶飞轻菊半开”；写家人相伴，“最喜小儿亡赖，溪头卧剥莲蓬”；写田园生活，“夜雨醉瓜庐，春水行秧马”。

偶遇瓢泉时，辛弃疾已四十五六岁，被罢官在家数年，距他奉表南归也有20余年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期间他至少经历18次职务调动，每个职位的任期都不长，许多时间都花在赴任的路上，这对志在抗金的辛弃疾来说，无疑是失望透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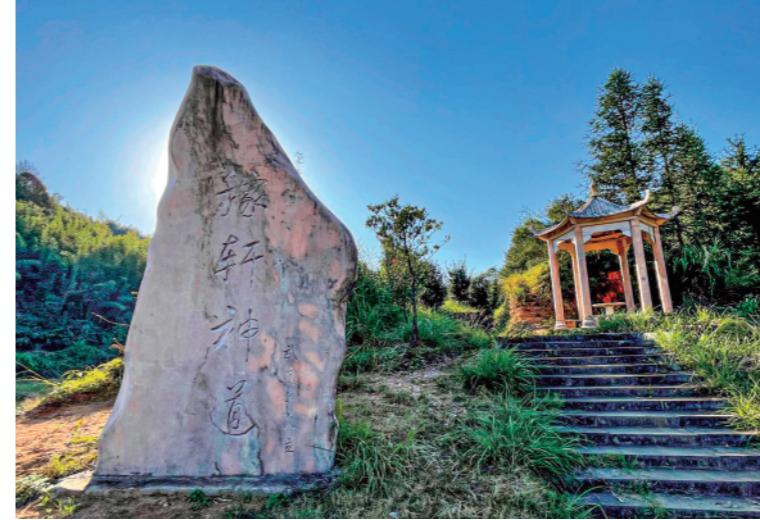
“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锦襜突骑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银胡簾，汉箭朝飞金仆姑。”想当年，20岁出头的他率五十骑夜闯万人军营，生擒叛徒张安国，这一英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，



▲铅山辛弃疾雕像。丁铭华摄



▲辛弃疾作品摩崖石刻。丁铭华摄



▲通往辛弃疾墓的一段小路。本报记者赖星摄

“儒士为之兴起，圣天子一见三叹”。

归宋后，辛弃疾以为终于有机会收复中原，却因为“归正人”(宋称陷于外邦而复归本朝者)的身份屡遭排挤打压，“少年握槊，气凭陵”的意气风发，转眼皆空。

“追往事，叹今吾，春风不染白髭须。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”从北方到南国，回想起自己数十年光阴虚度，抱负落空，他在词句里尽情倾吐不平与怒火。

奉表南归后，辛弃疾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济南。但庆幸的是，他有瓢泉为伴。

“且饮瓢泉，弄秋水，看停云。”当辛弃疾独坐停云堂前，一定会时常想起北方故乡那满城的泉水。

安家：“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我庐”

一代词人缘何选择在瓢泉终老一生？这还得从辛弃疾被罢官后在上饶安家的经历说起。

宋淳熙八年(1181年)的冬天，对刚过不惑之年的辛弃疾来说，很冷。

那年农历十一月，41岁的辛弃疾由江西安抚使改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，但还未上任就被人弹劾。

这是辛弃疾第一次被罢官，且一罢就是十年，从此他在上饶生活了26年，直至在瓢泉逝世。

上饶东接浙江，南挺福建，北接安徽，有“豫章第一门户”之称，与南宋都城临安，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只相距300余公里。对辛弃疾来说，进，可即刻入朝；退，有林泉相伴。他本想短暂停居上饶，等待朝廷召见，但没想到一闲就是十多年。

辛弃疾对上饶美丽的山水、淳朴的民风钟爱有加。正如他的好友朱熹在《济南辛氏宗图旧序》中所说：“稼轩辛公……察风土之异，知土沃风淳，山水之胜，举无若江西信州者，遂爱而退居之上饶。”

或许心灵深处，辛弃疾还是忘不了济南的山水林泉，所以选择安家的带湖和瓢泉都和泉水有关。

带湖在上饶城北，紧靠茶圣陆羽所评的“天下第四泉”，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”就是辛弃疾在带湖时期所写。1179年，辛弃疾着手在带湖修建宅院，并为其取名“稼轩”。整个宅院包含湖在内面积大约在160亩上下，其中有百间居室，还有道路、花园、亭台等各种景观建筑，朱熹曾经“潜入去看，以为耳目未曾睹”。

修建这种规模的宅院，钱从何而来？“在宋代，各级官员工资和福利待遇都很高，辛弃疾在朝为官近20年，其积蓄要建一个带园林的宅院，应当是有能力的。”汲军教授考证认为，辛弃疾为官期间月薪应在30贯左右，可购良田10亩，还有禄粟50石以上，相当于每月有约

5000斤米。此外，因为他是外任干部，每月朝廷还会分一定数量的羊、米、面、马匹等。

而这样一处并不简朴的宅院之所以被命名为“稼轩”，据《宋史》记载，辛弃疾“尝谓人生在勤，当以力田为先……南方多末作以病农，而兼并之患兴，贫富斯不侔矣。故以稼名轩”。“稼轩”，表明了他重视农业的思想。

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

辛弃疾在带湖时所作的这首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农村生活的喜爱。

但是好景不长。1196年，辛弃疾被罢免所有官职，连祠禄亦被夺，带湖居宅又失火遭焚，陷入窘境遇，铅山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家。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，“铅山辛氏”从此扎根。

辛弃疾的家庭人口众多，还有数名侍女歌姬。据邓广铭考证，稼轩词中所涉及的有名字记载的歌姬就有：整整、田田、飞卿、卿卿、粉卿、钱卿等多人。

要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吃穿用度，辛弃疾不能不从经济原因重新作出选择。好在，他不仅能文能武，还极具经济谋略。“从带湖到瓢泉，辛弃疾不是简单的迁徙，而是生活重心的转移。无论是从山水风景，还是从养家糊口的角度看，瓢泉都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地方。”汲军和吴长庚两位教授考证发现，瓢泉所在的永平县是宋时铅山故治所在，盛产铜与铅。北宋以来，全国铸钱所用的铜，几乎半数出于此。但淳熙年间曾一度荒废，后皇帝根据大臣洪迈所提建议“兴复坑户，增钱收买”，让当地铜业再度繁荣。

辛弃疾和洪迈关系非同一般，《稼轩记》就是后者所著。汲军教授推测，辛弃疾经营瓢泉，是得知洪迈关于兴复铅山铜场这个重要经济信息而做出的决策。

“铅山铜业繁荣，矿工人数快速增加，而当地的粮食却十分匮乏，所以辛弃疾经营瓢泉，购置田产，可以生产大量粮食供给铜矿”，这让他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，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”汲军说，这也是辛弃疾搬到瓢泉后，所写词中会有诸多劳作之事的缘故。

恰如叶嘉莹先生在《论辛弃疾词》中所说，辛弃疾不仅用兵论战之时，有他的英雄豪杰式的眼光与手段，就是在他购地置产之时，也同样有他的英雄豪杰式的眼光与手段。

交友：“知我者，二三子”

辛弃疾一生交友广泛，其中好几位都是

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，比如朱熹、陆游、吕祖谦等，但真正懂他的只有寥寥数人而已。

1201年的一个春日，年过花甲的辛弃疾独坐停云堂，面朝瓢泉青山，看云飞风起，不禁感叹知音难求：

“甚矣吾衰矣。怅平生、交游零落，只今余几！……不恨古人吾不见，恨古人、不见吾狂耳。知我者，二三子。”

辛弃疾的词里，往往都藏着遗憾。此刻，他一定会想起那位已经故去多年的挚友陈亮，想起13年前的那个雪夜，自己纵马相追，却深陷雪泥，无法挽留的悲伤。

许多人不一定听过陈亮的名字，但一定读过辛弃疾的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，其中蕴藏的情感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：

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！

陈同甫就是陈亮，这首“壮词”是辛弃疾和他在铅山会面后所写。

在稼轩乡横畈村的乡路旁，有一座后人为了追忆辛弃疾与陈亮相遇而修建的亭子——“斩马亭”。

公元1188年岁末，白雪皑皑，天地茫茫。

45岁的陈亮跋涉数百里，来到铅山与年长他三岁的辛弃疾见面，践行数年前相约辛弃疾、朱熹共商抗金之策的诺言。知己的到来，让当时还在养病的辛弃疾喜于言表，“我病君来高歌饮，惊散楼头飞雪”。

据宋代《养疴漫笔》记载，陈亮与辛弃疾的这次会面好似武侠传奇：陈亮快到辛弃疾院落门前时，遇一小桥，“三跃而马三却”，他“怒拔剑挥马首，推马仆地，徒步而进”。辛弃疾此时正好倚楼望见，大为惊异，“遣人询之，则陈已及门，遂定交”。

辛陈都是南宋“硬汉”，见到对方就像遇見了另一个自己，一个“眼光有棱，足以照映一世之豪。背胛有负，足以荷载四国之重”；一个则“生而目光有芒，为人才气超迈，喜谈兵，论议风生，下笔数千言立就”。

他们不仅年龄相近、性情相投，而且抱负相同，却都壮志难酬。在铅山，二人“憩鹅湖之清阴，酌瓢泉而共饮，长歌相答，极论世事”。

情之所至，陈亮拔剑起舞，辛弃疾击节高歌。

“我最怜君中宵舞，道‘男儿到死心如铁’。看试手，补天裂。”

辛弃疾从挚友身上感受到久违的热情，让他似乎也回到了当年“少年握槊”的青春岁月。

自古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。

十日后，陈亮“飘然东归”。望着好友远去的背影，辛弃疾似乎体会到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，一种难以言说的意犹未尽，他迎着风雪纵马相追，意欲挽留。

“至鹭鸶林，则雪深泥滑，不得前矣。”在深深的无奈中，辛弃疾感到一种销魂蚀骨的痛，“独饮方村，怅然久之”。

长笛悲歌的雪夜，他写下《贺新郎·把酒长亭说》倾诉对陈亮的思念，“问谁使、君来愁绝？转就而今相思错，料当初、费尽人间铁。长夜笛，莫吹裂。”

分别后，辛陈二人作《贺新郎》同韵词多首反复赠答。陈亮在《贺新郎·寄辛幼安和见怀韵》中这样感慨两人的友谊：“只使君、从来与我，话头多合……但莫使、伯牙弦绝。”

转身一别，竟成永诀。

两人分别后，虽然书信不绝，但最终没能再见。铅山相聚六年之后，陈亮去世。伯牙弦绝，一语成谶。

听闻挚友的突然离世，辛弃疾肝胆碎裂，无限悲戚哀伤。

或许是预感到离别之后，很难再见，陈亮在回赠辛弃疾的词中曾安慰道：“男儿何用伤离别。况古来几番际会，风从云合。千里情亲长晤对，妙体本心次骨……”

最真挚的友情正如陈亮所言，不管相隔多远，都如终日相对，深入心骨。

曲终：“杀贼！杀贼！”

1207年秋，金军势如破竹，宋军连连败退。

一封诏令抵达铅山，令辛弃疾速到临安赴任，但一切都来不及。

辛弃疾重病卧床不起，已进入生命倒计时的他一改往日词风，以淡然心境写下绝笔词《洞仙歌·丁卯八月病中作》：

贤愚相去，算其间能几。差以毫厘缪千里。细思量义利，攀躡之分，孳孳者，等是鸡鳴而起。味甘终易坏，岁晚还知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一钩聚飞蚊，其响如雷，深自觉、昨非今是。美安乐窝中泰和汤，更刷饮，无过半醺而已。

那年农历九月，在高呼“杀贼！杀贼！”后，辛弃疾病逝于铅山，一代英雄落幕。从年少时“登高望远，指画山河”到燃尽最后生命的呐喊，他始终还是没有放下对家国的牵挂。

辛弃疾去世后，葬铅山阳原山中，谥号忠敏。

乡道蜿蜒，也不知经过多少人家后，车停在一块上书“忠义千秋”等字样的牌坊前，周围的田野里，还能看到三三两两备耕的身影。再往前步行，经过一个凉亭，便能看到辛弃疾墓。

青山依旧，墓碑无言，像一双深沉的眼睛凝视着站在它面前的人。

这是一座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墓茔，由方石垒就，依稀可以辨认出墓碑上的“显故考辛公稼轩府君之墓”等字样。南宋年间的墓碑早已损毁，这块是清乾隆年间由辛氏后裔所立。从墓前石鼎中的香火可以看出，不时有人前来凭吊。

孔子说：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

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那些英魂忠骨，正是后人的精神丰碑。辛弃疾悼念故友朱熹的祭文，用于其自身也恰如其分：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；孰谓公死，凛凛犹生！”

任朝代更替、风云变幻，来铅山探访稼轩遗址和拜谒辛公墓的人并不少见。他们循着辛弃疾的词